春秋經解

附春秋例要

五

其君旅死於外羣臣將恐懼奔走之不暇今乃七月

而後以喪至則魯之羣臣所以事其君者可知矣

戊辰公即位

諸公踰年正月不日而即位追治之也定公六月日

而即位書其實也盖於是定公始得立矣則季氏之

專國可知也即位例日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九月大雩

立煬宮
立煬宮非所宜立也有禱而後立之者也故不日以
見譏
冬十月隕霜殺菽
夏之八月未可以霜而且殺菽志災也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秋楚人伐吳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及者先後之辭也其月志其工近也（按本例云兩觀之僭久矣今復作之故目事以見譏而加月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昭公如晉至河乃復則略而不月定公如晉至河乃復則月而不略何也昭公之不得入于晉亦已數矣定公之不入容有故焉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諸侯侵楚而蔡公孫姓於其間滅沈盖諸侯為蔡侵楚故蔡得以滅沈也沈楚之與國殺沈子嘉所以致怨于楚也夫欲怒楚而滅人之國殺人之君以蔡為罪矣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鼬

是盟也公為之故曰公及諸侯也諸侯為蔡以侵楚然卒不能害楚使蔡去中夏而即楚以吳子及楚人戰是以臯鼬之盟不日亦不與同所以譏諸侯之無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

吳子夷也有憂中國之心而能為蔡侯之故以與楚人戰故曰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以吳子吳無利於伐楚矣進吳子也是楚囊瓦而曰人大夫不敵君進吳子也進吳子所以傷中國之亡也晉為盟主因天子之大夫以合十七國之諸侯遠至召陵而不能為蔡釋怨于楚曾吳子之不若進吳子所以傷

三月公至自侵齊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

晉師之出爲齊伐我故公往會之不正以公侯之尊而會晉人之師故不月以見譏

公至自瓦

微者之會例不致此其致何也重師也師以衆致地

意可知矣蓋曰其所有事者無足道焉吾志其從祀而已書從祀先公繼之以盜竊寶玉大弓所以具見當時之事使後世可考而知焉傳曰陽虎欲去三桓而已更孟氏故順祀先公而祈焉禘于僖公其事則信矣然而聖人之意蓋沒而不見也嗚呼千載之下奸僞之迹禍亂之變彼得假托以濟私者豈特一陽虎哉宜聖人之丁寧如此

盜竊寶玉大弓

春秋書盜有二義有不得其人而稱之者曰盜盜殺蔡侯申之類是也有以非其有而取之曰盜盜竊寶玉大弓是也此陽虎也而以盜言之陽虎之賤不載於春秋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得寶玉大弓

不索而獲曰得此魯之分器陽虎無所用故復歸之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晉趙鞅歸于晉

趙鞅以晉陽叛而言歸何也見趙鞅雖以邑叛其君不能討反而不失其所焉則昭定之間君弱而臣强豈獨魯國哉是以終于三桓據魯六卿分晉其禍所由來漸矣夫春秋歸入之例雖紀當時之實然而褒貶之意亦具見于其間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夏五月辛亥郊

五月而郊不時明矣猶異乎九月之用郊也

壬申公薨于高寢

鄭罕達帥師伐宋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

邾子來奔喪

諸侯奔喪天子之禮也譏僭也魯邾皆罪矣

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是享是宜周公皇祖亦
其福女是也然則郊主祭天而后稷爲配周公亦從
而祀焉可知矣魯之郊也爲其有事於周公故也不
然則僭矣雖然于夏四月而郊禮乎夫周之四月夏
之二月而建卯之月也方是時帝出乎震而始用事
焉故于郊而祀之禮蓋然矣而傳謂不時何哉且自
僖公以來郊之見經者八書卜郊者四皆以四月書
牛傷者四皆在正月蓋帝牛必在滌三月故也由是

言之則郊用四月明矣不然魯之失禮者歷數世而皆在四月乎此書曰夏四月辛巳郊蓋與其時也著是以見非也考之禮經未有明見者惟郊特牲稱魯君孟春乘大輅旂十有二旒祀帝于郊焉此蓋後儒因見春秋之傳而爲之說然則彼之孟春謂周之正月也雖然魯之郊猶降于天子故不及日至之祭而獨爲四月之祭而已猶之不及四望而獨爲三望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魯比年有事于邾今又三卿大舉而伐之取沂漷之田要其君而與之盟明年又復背盟而圍之則魯之于邾爲已甚故日之以見譏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

州來吳滅之矣蔡欲遠楚而親吳故遷于州來也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蒯聵在戚故也彼言圍宋彭城此不言圍衛戚戚未異於衛也圍戚衛事也而以國夏首之何也蓋曼姑之罪不服而自見而國夏助人為逆不首之無以著其惡焉晉趙鞅納蒯聵于戚而齊國夏圍之又以見

齊之不與晉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宫僖宫災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宋樂髡帥師伐曹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春秋内大夫例書卒而有不卒者如翬慶父以賊不卒也叔孫僑如臧孫紇公子慭以奔不卒也仲孫何

不稱公子見其不當立也不言歸以爲未得乎所也

既入而後君弑爾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夏公會吳于鄫

吳不稱人葢非其君也而公會之故不月以見譏凡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邾子前年以來今又來奔以益爲賤而無恥矣故月之以見譏

公會吳伐齊

按本例云會吳之微者譏也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夏宋人伐鄭

晉趙鞅帥師侵齊

元年齊侯衛侯伐晉晉不能報令以十年之怨而僅能侵齊見晉之益衰不能服諸侯此黃池之會所以進吳子也

五月公至自伐齊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公孟彄蒯聵之黨也蒯聵得罪奔宋其黨見逐故彄奔鄭今蒯聵已入則彄之歸蓋得其所矣始奔鄭今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周官以九賦斂財賄專言財賄則賦與稅異矣蓋稅以田爲差而賦以人爲等即鄉大夫所謂國中自七尺以及七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而遂師所謂以斂財征者是也而鄭康成亦謂賦者口率出泉若漢之筭民泉矣是以人爲差也然則哀公之

實主之而春秋先晉侯者不與其主中國也然不可以不見故兩言之曰公會晉侯及吳子也其曰會晉及吳主晉而賓吳也雖然進吳子矣進吳子所以傷中國之亡也故不月以見焉夫春秋之進吳楚豈所得已哉雖然其進楚也亟而進吳也緩何也春秋亦因其所自爲而已莊十年荆始見至僖之元年遂去荆蠻之號而從有國之稱其後爵號氏族一同乎中國故春秋亦從而中國之至吳則不然自成七年始

見然其俗故吳也爵號氏族不同乎中國故春秋亦從而夷之惟其能行禮乎中國與其有援中國之功然後特變其例而進焉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於越入吳

吳方爲黃池之會爭權上國故越得以乘間而入吳也吳越迭興而中國益衰矣

秋公至自會

春秋經觧附録

宋 崔子方 撰

春秋例要

春秋之為書辭約而例繁欲其嚴也故其辭約欲其明也故其例繁例者辭之情也然則學者當比例而索辭然後可也例不勝其多故有與為例而疑於義者著之無與為例而不疑於義者不著也其要在是矣嗚呼不知例要而欲知

之下引經事以實之然多闕漏今姑仍舊文避不主也

涖牲曰盟內為志曰及某盟于某外為志曰會某盟于某彼盟于我曰來盟我盟于彼曰蒞盟聘而後盟曰及某盟請與曰乞盟後期曰會盟有故不盟曰弗及盟非故不盟曰不與盟有所畏曰逃歸不盟凡盟自五以上言同微者之盟雖五以上不言同言同見非微者也桓文之盟不言同言同者末同也來盟涖盟不地於國也以國地者主國與盟也兩言及者殊盟也

適彼曰如凡公適他曰如如某夫人適他亦曰如如某内大夫以君命出亦曰如如某非君命則不曰如如某適會曰如會適師曰如師外相如不書其書者欲有見也

於外曰在公居他國曰在

反國曰至凡公行各以其事至盟以會至離會以地至自參以上以會至二事偶以大者至二事非偶以後事至内地不至於辭足以知其反者不至有所諱不至出踰年遂行不至夫人之行危甚則至大夫執而公與之俱

曰逆婦某于某内女為其子逆曰某姬來逆婦為子謀曰某姬來求婦外大夫為君逆曰某來逆女其自為逆曰某來逆某姬内書某逆王姬某來遂逆王后于某者魯主之也王后非魯主而書逆者譏士逆也

夫人謂出曰歸原註夫人姜氏歸于齊内女謂嫁曰歸嫁于諸侯則書歸嫁于大夫不書歸始嫁諸侯其終見出而來歸始亦不書歸始雖不嫁諸侯其終不失有國者始亦書歸始嫁曰某姬歸于某來而復歸曰某某姬歸于某書

入而得其所曰歸内有援焉曰復歸外有奉焉曰自某歸其言自某復歸者外内辭也曰歸自某者志其所自者也諸侯歸者名歸自某者不名

歸而未得其所曰入内有援焉曰復入外有奉曰自某入其言自某復入者外内辭也諸侯入而得國者名未得國者不名

反之曰復原註復歸復入

强入曰納凡言納者不受而强致之謂遂納曰納某于

某國滅其君奔者不名國滅以其君歸者名夷狄滅而以歸者亦名國滅而奔其名者罪也邑不言滅邑而言滅者重之也君戰而亡曰滅原註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鷄父胡子髡沈子逞滅重辭也

掩奪曰取悉虜而俘之曰取攬有曰取凡言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直取曰某取某師于某伐而後取曰某師伐某取之伐國而後取邑曰伐某某取某敗師而後取邑曰敗某師取某田曰取某田不伐而取者易取也侵國不